西厓集 六

書

共十四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書

答金肅夫 宇顒

人來辱書就審說駕佳勝且有會文講道之樂令人歎慕有徒從無由之恨耳示喩云云莫非格言施之於僕尤爲對病之藥非君子愛人之厚何以及此幸甚敢不策勵駑鈍以副盛意但以不定之力馳騖於至危至動之中日間雖欲自勉而如摶沙土以障江河隨手散失不可如何深可悶悼禪學之戒甚切然江西異學是先生固已十分痛闢儒家世守今不待辨說而明至如心神上所得長處自不可掩前賢亦取之矣肅夫何傷哉大

學問思辨省察克治固是急務若於心地間無涵養積蓄之力則亦何所憑據哉尋常與朋友論學其說如此朋友之間亦不察僕本意每以禪學詆之常以爲笑一不料來喩又如此云云也然自此當痛省之耳挽院謬例一舉蕩滌今謗已行揖禮此因君有是事是知賢者進退俱有所當可慰校儒尊意甚切只恐子靖諸公拘於俗例終不敢從早晚當力言之頃日又擬玉堂正字恐東岡不終爲高臥之地耳道可履便遽不作書煩爲致意

與李公勵 元翼

秋氣已深伏惟台候動靜萬重此間亦苦待台旆言旋

憂請於軍門而以其處需才方急不許其意則然矣但
科道將近凡百憂慮病生獨留四顧惘然不知所措也
令旗之下諸將不容不盡其力未知朝夕得聞廓清之
音否乎先攻倭橋發兵向晋泗此乃前月已講之論似
聞軍門回台帖快從云事可有濟允慰允慰聞台家之
僕持戰馬下去此乃男子事踧蹙之人徒切羨慕千萬
勉力以扶時事

答李令明甫德馨　丙申

南望懸情謹承令書慰仰大寒歲暮此誰令候萬重即
令留鎮何所凡百慕想生病勢日劇已到十分澌敗自
旌不死何由也加以肩負李弭而老其居近賊公私狼

覆問極奈何意南方之事已有頭緖不知尙爾如此則賊來將何以禦之耶今日之策不過於擇地設險聚軍儲糧爲死守計以俟賊氣之衰以輕兵抄擊所謂羌胡易以計破難用兵詰若此計未成而浪角於一戰將瓦解不可收拾矣危哉危哉前日簡邊司公事欲防湖南當防慶尙右道欲防左道當守洛江此實要緊之語不可泛觀也南原最爲湖南門戶府使可倚仗否所謂軍兵幾何兩城欲並守否賊計有三蠶食嶺南上也犯湖南次也直犯京城下也三策之應不可以不審也湖南調軍猶似紊亂獨不可稍整頭緖否此事深有望於令公耳

答李孝彥 好閔 癸卯

再昨奴還得數日前下書如親奉音款不知千里爲遠喻爲豚犬圖昌樂闕盛念及此哀感實深但有不便數段托北安人急報請止哀乃罪人食稿飮泉苟延性命亦係 大恩豈敢望 朝廷收錄子息往日下示中不吹虀二字至今不敢忘此事今出於令言則其懼尤甚蒔時念及前日事尚令人心悸今何遽云險途已盡耶且渠意本不欲離可强勸牽而得之不出謝與旣謝旋棄俱屬未安而引惹外間唇舌無益而有傷望須細入思量千萬停止萬一雖已發言而更須費力止之

答李孝彥甲辰

李甥傳致初九日令書具悉慰甚久旱得一日雨頗洽

農民稍有生意未審其處亦如何姪灸後益羸然無名言疾痛處只精神如坐霧中亦常享奈何有此氣力雖秋難動前頭會盟已定之不許但不知事勢如何望示詳察細示以稍遂途辛辛碑文再承來命豈敢有他辭但金石文字不同他撰往往為親舊所要強為之終不滿意望千萬細諒勿使傳後眞重之事終成埋沒今去年生欲一拜門屏出於纂用之誠一書作紹介也

答李孝彦

復職命下後無端不謝恐罪戾益重不得已冒䝭上章請致仕今幾一月未聞發落日夜惶懼而已別紙所示此間聾瞽之甚全未有聞假使不如此罪廢之餘身病

到骨一步豈有出門之理但觸瘤之勢維谷日甚萬一若得此請則庶可瞑目待盡矣文集早出事令示極當鄙意亦然而溪上諸人若亦解事曾已答曰而都不念聽以至於此今亦聞諸生方欲鋭意爭辨其爲可慮何可勝言柰何柰何

與李孝彥

積潦踏月平陸成江但有停雲之思伏惟台候動靜萬福前月回使呈復狀未知無浮沉否生衰病之外無他可言近出洞還尋舊棲偃卧未即入山盖以素患痔腫吐血虛汗連續挾發無間以此氣力益羸常卧少起側聞今秋將有功臣宴恐又有循例宣 召之事預爲憂

懼事將如何兒輩偶得鄉舉未免入都似不入時宜今年塲屋左右皆不靖雖出於士習亦主張者處置失宜惟此一事亦月異而歲不同不知世道究竟如何可一嘆其餘不敢深問只望燕居崇深以慰遠想亡兄碣文姪輩已治石日夜專俟亦望下寄於兒輩之還

答具景瑞鳳齡

示喻縷縷深悉盛意敢不奉以周旋只言未易知理未易精天下事未易言以自家昏昧見識當此紛紛舉足伸喙動成悔吝況敢望有絲毫之補乎且朋友之見雖未必有私心而輕重秤停之際不能無差將來扶傾補破之責未知分付誰手惟望燕居深念起爲時用救得

一半耳觀近日廷中之議皆以和平爲主而 聖明照
臨於上然後得與一二同志協心使鹹酸不至相遠則時
事猶可望也第古人所謂人心不似我心儆時不似說
時者爲可慨然耳

與沈子精豫

伏惟台候爲國彌懋病瘳縮久遠台顏即承來喻如得奉
拜感愧無已第古之大臣當國豈敢以人言爲惧如忠武
侯之才猶以勸攻闕失望於人況其下者乎生雖甚獃
陋於今以外間囂囂而輕易去留也第以宸眷日甚而
自病乘之精神志慮昏瞀恍惚加以秋凉疾喘而重百
無可支之勢豈可使政府爲養病之地計出於不得已

有呈告之事而入疑如此令人惶悶不知所出

答鄭子精

銷骨鑠金之際台門屢下感嘆何極只是節奉歸嚮而已往當台候步遠仰慮是病未即死逢此節皆自量乎生雖生無狀而區區一念未嘗不在於衛護今忽得此天也奈何聞時識者急不但流氣而已萬萬往之只以不得一見老母爲痛日以嶺南之論何問然公入洪在己丑之時生嘗一疏言李敬中先見之事當時生意只欲救護一邊士類使不至於同被糜爛今聞此疏爲禍首云亦非意料之所及也事勢如此一拜難期只望台候保重而已

與鄭子精

不意傳聞　國變至此痛哭罔極謹問夏秋來台候起居萬福相望不遠之地非不欲時時奉候動靜以慰瞻慕之懷而病廢人事勢難如意尋常愧歎就稟生方在罪廢之中今此　國恤固無伸情之路嘗見退陶先生於乙巳亦在削職之中而　仁廟發引之日不得入班次獨出郊外望哭行禮盖其臣子之情不能自已故雖無　國令而可以義起也昨日未免依此出江舍哭臨四拜以私處不敢設位故只西望哭拜而罷未知於禮無大謬否白笠亦當用何色或可以生布裹之以別於士庶否以生冒動猶在故耳此等曲折既難自斷又不

敢問人只可密稟於台座以祛疑晦今日醴泉人來敢
此附達幸望下示

答鄭子精

伏承台翰仰感仰感陽生之節想惟茂膺萬福生羸病
日深而老母今年衰憊異於前時臥起須人以此憂懼
度日心不能一刻少安也給牒之 命又下無狀愚臣
罪戾山積而終始 聖恩至於如此但覺感淚霑衣
大行葬期不定傳聞李知事豐壤墓山已發先世八藏
而緣有水氣更停 國用云昨又得道路之言改卜於
健元陵山中期在歲前云亦未知信否也 大事遷
延內外羣情豈勝惶悶自古國事當以義理爲主而參

用術家若專用異術而利害禍福之說輻轃眩亂則其
勢必至於是此雖非遠外罪廢之臣所當言而切不勝
仰屋之嘆也卒哭變除之節亦時未聞大亂後文籍
散失一時所定多出於禮官之臆斷甚有悶人意處其
他不敢盡言脈脈府吏謄送禮曹公文其中有 發引
時前銜宰樞耆老學生僧徒拜送於路祭處至於發馬
知委云此何禮耶 朝廷之禮極嚴非人人所可徑情
冒昧之地前銜中如鄙人者旣不得成服於前而又無
冠帶於後其可襤着而行禮耶情雖無窮禮有分制在
朝者哭於朝在野者哭於野其在深山窮谷者悲號於
深山窮谷亦是常分何得參之耶況知委僧徒之在四

方者來哭亦何據耶 中朝有僧官凡朝會皆入參設有此文我國比而同之使緇錫異類雜進於 靈輀近處甚可駭也而宰樞雖前銜亦豈可一例於僧徒耶近得京中一二人書緣此事或謂生不可不來爲之慨然嘆息禮俗之弊何以一至於此而無一人知其失耶生所見如此決不可進但聞此事已爲成例 闕門城門爲奔哭之鄕衆皆奔波云見生不赴以大段罪目加之然亦奈何

答鄭子精

屢蒙台問感仰曷喩但審台候頗不安節豈秋暑時令所使不勝慕慮之至此間望仁里只是莽蒼之近前旣

辱枉旋旆非不欲一拜牀下以承盛誨而蹤跡非便多
病仍之玆以閱歲經時徒費瞻想必應俯諒此情不以
爲罪也慰箋一節台監所處可謂明當矣別錄下詢略
具他紙皆台意已先得者鄙見不能有所發明惶愧惶
愧

別紙

禮文所謂大中小祀似指公家之祭然士大夫私祭亦
當以此而推之則哀哭前一切停止無疑而亦有不得
盡然者鄙家今月十三日乃先人諱日不忍虛過未免
畧設素饌而哭之時祀則乃祭之盛者故將不敢舉未
知如何此一段有溪先生所論故并錄上以備參考

殿下服制未詳似當為衣朔而又不知與私家之禮同否如何也以五禮儀若內喪在先則　殿下服盡後行祭之語觀之則服盡似當在卒哭之前如何進發陳慰箋會文發必能舉論姑以郞見料之大監方在大臣之後又與致仕官有異似當有節次而亦未敢定其如何也笠色但言用白而無布墨之文然帽笠不容異色以布墨帽者亦以布墨笠無疑矣生前亦有疑仰禀既而更思之則國法既云前銜三品以下白笠云云三品前銜猶用白則無職之人豈敢用布兹用稍細布墨笠而白其色使與生布有別衣則草野之人布衣乃本分故以六七升布為直領如俗所謂深衣摻使別於平時之

服蓋生上從士夫之例則不敢下欲與士庶人同於無服則不忍故如此爲之臨時杜撰必多失宜未知如何所謂謝前者五品以下官旣肅拜而未署經不敢供職者謂之謝前　國恤內卒哭前凡擧哀及他會皆重與平時公務不同故不得以謝前不出若卒哭後則否也

答鄭子精

古禮期喪絶於諸侯非故絶之也自伯叔父兄弟以下皆下就臣列不敢以族屬自戚故自不得不絶然所絶者旁期耳至於尊同之期正統之期不降禮文之意可謂明備矣哉　國家禮頗倣於古不用漢唐以來易月之

親倫紀之厚實在於此今於 國恤之喪獨以三十日爲限而以爲服盡誠未知何據國俗總七日小功十五日大功二十日期三十日者乃士大夫間從寬暫已非服制而五禮儀果就此爲說則旣非三代之禮又非易月之規可謂進退失据不成模樣矣此間亦偶得朝報而見之初喪節目多有不可知者然 朝廷所定只得遵行何敢云云士大夫私祭一款台示至以時祭盛禮故鄭家亦不得行薦祭似難廢蓋禮意間拜掃之祭不與吉祭同況 國家已開行祭之路自無所嫌也淺見恐未合宜如矣當依來命裁敎

答鄭子精

三陽回泰萬品維新伏惟台候茂膺多福不勝慰賀之
至大監壽然爲一國元老懸車養高德義範世遠邇所
共瞻仰即日天休滋至益膺無疆之慶甚盛甚盛鄙生
耆草上殘骸罪戾餘喘雖苟活朝暮間豈有人世之意
往時身無職名稍得自安於田畝今復職 命下日覺
處身難便憂懼不知所出奈何奈何

與權芸聰春蘭 癸卯

下詢釋服事鄙見於此亦疑而未定以一家曾行者言之
笠用白色衣用白色團領帶用白綿條兒獨網巾黑白忘
未記憶近日經丁艱時所着乃黑色未知於禮如何也以
古禮言之則問傳云素縞麻衣雜記疏而縞又曰朝服

註云緇衣玄裳縞冠以此觀之則衣用緇色裳用素冠用縞其制則雖不言而似當因喪服之制特變其色耳今祥以前冠衣裳皆用古制祥後禫前獨不用古似無意思但世俗遵行已久復古則駭俗而不可行白笠雖非禮亦國家所定不可輕變故妄意當如此然亦不知果無差誤否也

答權彥騁

示喻祥冠用白不記某年有由宰相點於　經席建言下禮曹遂為遵行之制當時識禮如奇明彥諸公皆以申說為未合禮然而未聞改定非蘇齋創始為之也以理言之用白用黑同為非禮古人祥祭卜日為之家禮

用忌日旣忌日則在平時猶當黲巾素服況於喪未終而用黑可乎以此言之寧用 國家所定之制不悖於從時之宜也如何如何

別紙

雖曰置練服而其下但云以練服爲冠似不過以練服之布爲冠而已大抵練制先儒所論亦多異同今旣不得盡從古禮則一以朱子所定之爲準庶免於貳之譏有何不可但孫哀則依五禮儀與家兄所行旣如此今亦不欲獨變亦欲因前日所行而爲之未知果合於禮也檀弓所謂一不可變者意指仍舊用生而云然也今論林練布爲義雖未知何據意從瓊山丘氏說耳若楊氏練服圖

所論則雖引橫渠之說而以爲恒先儒異之不專以其說爲可行也且四寸衰猶在不欲衰心之遽忘者亦橫渠說而引之以備參考而已似亦非定之論也如何如何孤哀邇來精神益昏家中又無儉省書冊極以爲悶伏望凡百因便指喩使免冥行何如

答權彥晦

下詢諸條倉卒不能畢具謹以臆見奉復而其思索未到者闕之惶恐惶恐

別紙

祥服

縞素之爲生爲熟未可知練冠旣用灰治者祥獨用生

尤不可臆說儀禮圖縞冠玄武子姓之冠註云玄吉而縞凶以此觀之亦可知冠用縞而以素緣之耳祭時所服則雜記已云主人着朝服緇衣素裳其冠則縞冠又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註反服者大祥後素縞麻衣之服古制雖不可詳大抵祥時冠則用縞衣則用緇衣朝服素裳既祥後冠則仍縞變朝服緇衣素裳而着麻衣也

禫服

見於儀禮圖禫祭所服玄衣黃裳既祭所服禫服朝服緌冠註緌黑經白緯踰月吉祭所服玄冠朝服既祭所服玄端而居其見於禮文者雖如此而今皆不可得而

詳也禮以時為大且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古禮今難盡從鄙意只當依近日時俗所行者要為不悖於禮如何如何網巾用黑色固所未安但練時中衣承衰而已用黃裏縓緣爲飾以此推之網巾在冠内雖黑與此相類否望須裁定何如服則既有溫公說載之家禮用玉色衣似近之冠當用玄非玄則更無可用也如何如何

與權彥晦

伏想祥祭日迫孝思罔極曰念吾輩俱以衰年逢天大禍常恐不能勝喪以犯聖人之戒僅得支延以終大事豈非一幸伏乞更加節抑以慰戀慕之懷前日哀書之至適值午熱甚心眼俱昏率爾奉答其後每朝氣稍清

出而讀之乃知前日所報者踈謬之甚只此事可知孤
哀神精荒亂無復人樣且悲懼無已近再見雜記有司
麻衣註云白布深衣可爲一據蓋祭則用朝服旣畢則
白布深衣以君只縞之爲黑經白縞終不可知古書凡
言縞者皆曰色如漢人縞素三軍何有指黑經白縞雜
記又云兗冠註又練冠註云縞冠以上以精白色而言纖
禮圖玄冠後緇冠註縞黑經白縞禮後冠色云此則恐無前
必彌內以此觀之注日申君達白立法者亦必有考而
言也此同舊書具可考且無同志注復之可與之究所自二處
尚無端的可依茲欲蓋聞尊家所定以示疑義數說者
頃

答李英之 應天 乙巳

示喻改題主以禮言之則祭不可一日而無主之者以
國典言之則長子無後次子繼緒旣斷之則視難
坐待亦生之兒爲傳統之計也但達之禮宗內子爲在今俗
宗嗣在則亦用仍主祭祀之家雖非禮法之正而或有
之而補丈之言無乃據是歟然此事極重非外人倉卒
所可決伏望更與諸丈商量參以一家事勢從宜何如壯
客蒙 有朝野之幸也月川丈何在否吾何適眷眷
未能作書恨恨煩爲致意

答琴壎之 應壎

謹承屠問感感示喻欵文事青譬甚切令人汗背此一示

過蒙數行文字鄙人豈敢憚勞而不爲亦豈靳惜而
不出耶所以遲延至今而不得承教者有意存焉蓋非
徒自量甚審亦恐上累於師門耳傳世之文其事不輕
諸公既爲先師無所不盡其心而於此一事顧乃不求
諸須當世重名一言而爲上賴所傾信者爲之乃反左
求於人所同棄之物一誤於文集再誤於年譜猶且不
足又欲三誤於序跋其處置之辭謬甚矣此事他人必
知其不可獨擅之權而不知其惡以至此耶然誤疑思猶
歷閱人情世變已六十年矣古人或有不便於時議而
爲衆逆者召怒起鬨甚遂往往甚欲至於幾殺者有之
豈可謂今之記子不能如古之記子乎當何先謂之說

非不知不敢而不得終辭者後以區區寸誠欲以一毫且意
其文但敘先生事見者未必推求其出於誰之手則於事
以無甚亡利害敢為之今乃於終篇之末大書特書其名
而將使讀之者莫不心怒而鼻笑之以為此子亦為此
事乎莫之僭妄無恥固不足數其設之以為此者何人耶
若是則諸公亦且同譏之故而噍嗤於同志其罪於世矣何益
而為此耶千萬勉念而以審處之仰冀見有一焉序跋有
無於先生文集之傳有何加損有人矣特可矣則為之
甚好不然則留待後日之子云亦恐未晚也昔伊川先
生歿門人尹和靖諸人其為師門傳後慮亦至矣何
以無一言而直至晦菴有所云云誠非不足亦特不可

也近世金寒暄叙述有李覺者爲之甚不滿人意以此見之則此等文字無早晚先後惟得人而託之爲實正不須汲汲也況先生文集已刊年譜中平生言論出處大致略具苟有善讀者當自得之何患於無傳也前此久有此懷而言多不欲剌剌今來問屢至而益勤則於鄙意似不釋然者故聊布一二亦望心會黙察勿使宣諸人耳以重他議則其所以處朋友者亦盡矣

答琴聞遠 蘭秀 戊戌

去歲南歸往來於鳳城近地非不欲一造溪院以訪舊日遊跡兼與諸公一敍而戎馬匆匆歸程又被 嚴旨無須臾之間悵望未遂而來尋常愧嘆但切懸情今兒

子之來忽奉唇翰如得奉晤感慰無極生以菲才謾力當此危難之際又冒非據不自引退遂致人鬼交怨謗毀鑠骨今方屛伏郊外以俟誅譴之命慚負公私有累師門奈何奈何無緣相遇一道此懷惟此一書便爲永訣耳月川文亦當一書相問而區區鄙意似未見悉於前日故今亦慚愧不敢望須傳告此意何如羈危道中燈下草復言不悉意

與金昌遠

前者得見君談話令人意思開爽蓋今世無向學人雖有之率多淺陋徧暗於古人論學路徑全未有一斑之見而虛誕驕傲抗然欲下視程朱此風日肆而世無大

人君子以矯正之儒道之厄何以至此耶鄙人不自知其不肖未嘗不為之慨然發歎而無人告語人亦知僕賤愚莫肯省念奈何奈何然道理昭然只在眼前雖使象山陽明生今之世僕亦應遂堅降幡於今世之所謂餔糟啜醨者雖百千輩能動吾之一髮哉知君者後生中翹楚之識高而學博所見亦未乖角千萬勉之而勿為異說所撓則豈但交遊之幸而已哉

答金昌遠

承喩辛甚所論為學之意亦甚的實吾惟平生行己正坐無誠意若存若亡表裡不一故畢竟所見不為吾有而為空疎無用之物深頼左右之勉之也但一段實理

凝聚在方寸之云者語意未瑩依舊光明門學者爲之崇也蓋理本無形惟敬而循其所當然之理動靜專一而心不外馳則自有所至非如異端聚精神於冥黙窅窅之中滿然若懷孕之婦也深望濯去舊見一味潜心於四書中以收豁然之效幸甚

答金昌遠

午燕初醒情翰忽至慰釋無已此間依保伯氏奉慈行初二日得達氣候頗安一堂怡愉之樂足忘他憂但兄候頗羸於注日呼吸稍急似是冬寒所傷或年衰常候未免憂念兄弟二人相依爲命所慮者疾病耳僕亦衰白轉甚心氣之弱又是昔所患日間雖欲收拾補綴少

尋舊時逕路而咼器已敗光陰迅疾回首惘然深覺舊
時虛費日子為可惜耳泌之洋洋自可樂飢近日更學
餐松脂法每日朝晚飲山薑茶一鍾嚼煉過松脂二片
讀道書一兩紙清心靜坐為日間課程耳

答金昌遠

令候又不適云何以如此耶吾輩脫身在外亦是天放
可以隨分飲啄前弃度日而又為造物小兒所舍何耶
詳病錄皆是麴生為祟何不痛斷而猶復破戒何耶極可
歎也西音尋未來如僕者勿論如何姓名每出於章中
未知有何該也昨日始出玉潤今年新竹太盛清氣滿
林誠使耳邊無外間喧鬧則天公餉我晚境非偶然也

鮀鮎一笑而已棊下惟論可意會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十餘年前風俗猶不至此不知運氣使然耶朱子之遊未知適意否往年金士純往遊稱之不容口今果如何耶

答金昌遠

承惠札枉慰孤寂示兩紙亦曾見之其後消息又來兩司但以定國是一劄肯台出東湖云几上之魚寧復畏刃默坐待天而已山谷云歸來兮逍遙西江波浪何時平騰翁云可泣鬼神然此則猶是逍遙景象難同此日事也亦柰何

答金昌遠

拔簪之計不妨少遲觀勢處之也此間粗保昨日淸玉潤一宵江月淸話菊花滿庭亦有不惡恨心源未甚淨滌爾來詩謹悉三復起懷今日所當爲者惟當杜門卻掃使形跡昧昧爲第一義而往往頗爲外人來鬧成力不固始知古人主室十五年唯此一段事亦難及耳碍文之託盛意勤至至此豈敢有違詩一絶恐不合深意爾行當細量更答耳

答金昌遠

天恩又下感激之餘惶恐亦深竊以惟念 聖意非以遠臣爲無罪也特以當初行遣太重而歲月已久故許復官銜使與罷散者一般而已恐非有他也初聞此奇

夜坐有詩云竹窓殘雪夜蕭蕭千里歸心故國遙白首
縱霑新 雨露豈宜重誤 聖明朝此乃僕肝膈中流
出語也頃者金子昂諸人有書云雖在衰老之中當來
哭於 山陵之日金希玉所言亦然然衰老爲焉 朝廷
之禮至嚴無服無班次者何得以情爲義而妄進耶如
僕者初不得成服但適在處同變素服而已假使更有
　敍命服不當追成并於入班行禮尚有阻得當何以
處之耶頃聞見府吏謄示禮曹傳關內有前銜宰樞會
哭於路祭所之語罷散之人既不可擢著布帽無冠服
而冒入於宰樞之列千萬無理而該曹知委如此尤覺
此身處置之難以此近日內身不能帖席也 山陵邈

無聞問似聞之於 健元後丙期在歲前而亦未知如何也

答金昌遠

凌晨濮書頗襟甚滌僕氣力羸薾如不可支吾涔汗如瀉眼昏益甚種種衰候日見奈何欲問藥於成君今聞此人又將不在林下洎皆吾人可歎自十餘年來朋儕凋盡耳邊絕不聞道義之談近奉來示三教我矣令人感歎僕於此事不敢忘諸心而至今無寸分真得往往墮落坑塹中然其眼前路脈日益了了以此靜觀千聖相傳宗旨如一繩貫珠耳秋滴病間作十日懸床從頭一場痛論或可作千古之一快也

答金昌遠

雨中書來同一蘇滌鄙病別無發痛之處但苦羸憊而精神[illegible]亦莫[illegible]可以此終日閒卧不能起動耳節節得味自可以輕萬鍾而薄千駟平生非不知此意而只功夫未熟至今若存若亡可歎可歎然君豈無一見之願但聞人來弔有喪者亦聞有喪者倒求人來弔恐與人殊此禮未詳耳

答金昌遠

一晤深繹煩悶別來茅塞依前方欲俟候而海山適到慰甚清詩咀嚼令林下風氣滿襟近久廢作詩姑未和送年前十一月廿九日夜思大學格物說似有悟處晨起

漫書十絶無可示處今録奉求正幸一見再見篇篇略加雌黄以起鈍滯之意數十年來汨沒甚矣近塵事稍暇可尋覓講究以爲暮境之樂而平生言之於口空多而體之於身掃如以此自愧絶口不談久矣然不可終隱於知己之際爾末篇云云人心道心固皆心其知此爲人知此爲道者何物耶此物不昧精一之功在是比來此意思頗益了了無乃有悟耶揣摩行當奉呈前來令冊一本還上題作秋虫集有二十字乃自道也幸一笑

答金昌遠

承示縷縷又可當一拜也戒酒之言亦甚懇切尤以敬

歎嘗讀論語惟酒無量初甚可駭以不及亂三字繼之即中流砥柱然則酒非不美惟其流而不返爲可戒要當浹洽而已不可使志氣有亂孫平生愛令公至深每恐其或過而至於有傷也淵明詩以飲酒不得足爲恨此老乃寓興於此而惟其貧故有不足之歎以令思之貧之一字乃是淵明益友城府中應接多終非劉制之搨江上茅棟若成則百事皆好故自聞此語尤欲速成之也

答金昌遠

令獻彙言爲未見故求來來則兩眼方困至霧而字如蟻頭未免閣在床上惟坐想老大白無益之語而起歎

耳承示金帙付上大槩此書乃是散漫雜記其於一代人物賢否俗化美惡政治得失無甚發明不好看其中如李文達嘗以爲本朝名相于忠愍之死此人有力云爲之憮然失圖其果然乎人固未易知也陳白沙亦遭譏評此亦大議論未敢定如何也後日願下一語山林日長所望日有新得門外紛紛且置之度外可也

答金昌遠

奉書甚釋哀戀㘴擬良已駭懼近見吾黨人或居衆爭之地私心固甚憂之許亞諸人不知可懼而頗以易心處之宜其激之而反甚之也此後繼起又大奈危不可知亦奈何只當順受耳承有結茅江上之計甚善甚善府

中喧煩終非久處之地若成此計詩所謂樂土樂土爰得我所者此外萬事都付諸江聲外東坡詩有世事江聲外吾生幸得休尋常愛此語敢為公誦之爾孫哀尚存喘息日間閉戶默處終日置心於膺腹間若有凝聚但他無用心處姑以此度日耳

答金昌遠

來卜河上之計幸勿中輟晩年得一區水竹安穩處讀書養性自可安外慕而送餘年世上紛紛何足累吾靈臺耶孫泉平生未曾讀易近因兒輩來問一二處雖神精迷塞百不了一而往往思索所及不知千古之為遠回切自歎天之賦我才甚薄而六十年狂走聲利場畢

竟闕自家何事令雖已晩賴天之靈假得數年以究此大事亞亦不能無望助於高明爾止酒之戒出於奉愛之切荷俯採粹甚聖人於此一事下斟酌二字非一刀兩段終不免暮歸喜動爾

答金昌遠

世事不須更談但時危若此而人謀日至此極寧不痛心年譜爲靜中之玩甚善何止執熱者之濯清風也世之尊慕先生者甚少而知先生之道者尤鮮鄙拙又何敢摸寫一斑也當時辭不得已勉爲此編尋常亦自是然於先生高致廉退之節與夫望道未見之志亦頗有形容近似處此可與識者道難與俗人言示喩鼠云云

真善喩也辨得此心萬鍾秋毫何足道哉其間如有改定處望逐條詳示以幸後學

答金昌遠

下示先錄淨本謹再拜奉留近於暇時出前來本讀一二過益知盛德工行超今邁古不覺欽歎此宜得當世大手以爲傳後不朽之文此眛眛劣劣者又何敢焉以此益慚益懼不知仰答之辭前本依戒奉還耳五峯書甚可關念看其形操正類觸藩之勢此外多少之慮何可盡言天雖高而不敢不跼正是謂也舊粟不提起甚善從今作相忘江湖底狀使管得數年北窓風氣則齊非天幸耶李埈晏發於進讀之際亦恐累及池魚

尤恐尤恐。此輩從山野全不知險途愼驅之戒。未知此後又作如何出場也。

答金昌遠

韓益之又出湖南，今人歎息他。姑勿論左右獨賢氣力亦甚可憂。彼儇儇息諷議而已，是幾何人邪。思之使人懷抱不佳也。世事如雲翻覆萬端，此後事又豈可卜也。如令公進退之際綽綽有餘裕，此豈不及。假使長以守道陽拙竹亦甚超然可羨。可羨近日者何意思。思如何必有新得，望須示及以發昏蒙。思甚閉居無聊時若從事於治心養性之業，以此度日則世間許多紛紛者自不能累吾之靈臺，而亦不知老之將至矣。此此會知此意

而從古之云云已矣今白鬚滿頭然其負見之白說深不能以大疑於昔之說此獨之於吾子耳兄若是憂悉由學者自己之勤令無能上之門下貧窶請吾之所推愛我之意施及此董勿使終達如何

答鄭景任 甲午

示意謹悉編衣之啓時未得見以通和樂三大等語觀之則果爲可駭天理人慾同行異情如使在我復讐雪耻之誠堅定於內而待時以發則雖如勾踐之所爲不害爲與時消息而吾之所以自信者自可對越神明而無愧不然而欲出於偸生釋怨之計則雖日談復讐而終歸於無實只此一念而天人之分判矣每見來喩輒令

疲懦增氣不知今日群心又復如何也如僕者病廢無能空積憤慨奈何奈何

答鄭景任 己亥

生自道心前月十七抵河上雖無名言之病轉覺衰憊一卧經十餘日未能出戶昨始暫往精舍逍遙半日而回水綠山青松竹成陰亦自不惡但恨在己頹惰已甚意思荒廢無以振起所謂君子之棄小人之歸良自悼耳且有所戒一切不敢應接其間或有同志來過亦不得披對非李叔平見訪空面畏人默坐成癡鈍非虛語也近日洶洶日甚而此間爲之耳目者甚多土室複壁中度日乃其時宜往在深山中應接甚自省力到此頗

須未免撓意耳聞花庄甚佳六七將返舊里云然否亦必有此撓千萬保重時因往來連寄好音亦可以當一面也

答鄭景任 甲辰

辱惠書讀來清風颯然良慰昏昏生萬狀依前只覺衰劣日日深眼力苦短既不得看文字時時惟欲收拾散亂心神又苦不能繼續古人云四五十人雖有所爲如下山之日奄奄不可復進況此六十三歲翁乎以此益念從前聲利中歲月可惜奈何奈何夏間偶得一詩可笑答色連階竹影疎閑居一味愛吾廬惟將心字消長日抛却床頭萬卷書意頗近禪然中流失船一壺千金

正自不得不爾致仕之請防塞乃在五峯寺世間真相
識者固難得也緣此月前又有大段難處事會盟聞存
來月十八日去不去皆是畀綱邊懷轉甚且自望時方
患胷腫一室中坐臥亦須有由況千里危途可冀耶已
之不行第不知時氏以何如有畀見意猶迷同病相憐
難同淺外然後云云六月朱書謹呈似此中有無限光風
霽月徑世之讀者亦孰能知向來綠生已上發頭緒而
失卻天高海闊底胸次即今中原論議紛紛畢竟先生
蒼正坐讀亦益晉何預於先生耶此應高明所獨得者
而聊發其平日所感者以求正耳秋旱至此四野如赭
其慶亦何如不戚憂人而自憂方急亦可笑也

答鄭景任

戀中一書感慰倍品頃者山陽金生過此略言道況甚
迪下帷之暇時有詠於汾溪之樂令人欲往從而不可
得耳生衰病日甚自覺精神氣力夏不如春秋不如夏
平日尋行數里之功亦為眼霧所妨廢既無所用心則
惟欲如古人安靜以還造化舊物前日心字消日之句
正由於此今得卻顧學者多矣其實人患不能蚕絲牛
毛耳苟能之海闊天高在其中非別樣事亦喻易先為
但甚當中庸言尊德性而道問學不曰道問學而尊德
性所爭先後幾何畢竟向望歸宿處不可不思耳嘗念
退溪老先生抄節此書以遺後人近來家有之矣然而

道術日壞世道日敗此非某之罪也非令公無以發此言也千萬勿示他人以作鬧端也難進之示深荷至意但念此漢履勢難便是進去留皆無安穩處姑屏伏聽命于造物者耳

答鄭景任

間闊換歲殆且半矣中間因江陵宋褒事或有遷怒於人身欲憑假動靜昏霾懶廢不得先一字之問忽奉來書三復以還蘇慰倍萬此間長病轉劇又益藏閉窮山無復有可言者所謂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者悼而已奈何平生知舊零落殆盡江陵又至於此可痛其家曾求壙文勸令轉求於左右未知已許否見論若晚節幸一辱示

亡子誌亦蒙厚諾幸甚而以無從仍請尚不遂出行當奉稟并乞矜賜以終大惠也南溪行計已久念其處無一間屋可避風雨亦緣衰老之難於起動然此淹滯千襲遠被抄事自士友輩聞之行止之難固亦意料但此往役之類一番勉起暫到即還亦是一義更須精思無失時宜奉祠禮病令如何未能別候

嘗見先生往復愚谷書其論難義理有非他人所得聞者而當愚谷無恙被逮之日盡歸散失今之所存才什之一可勝惜哉門人李埈謹書

答韓益之 浚謙

遠郊每承寫訊感仰但恐不入時宜耳昨村野間傳說

三路不利所望惟此一着而事至於此猶懵皆失圖不知
天意竟何而種種至此耶生罪重罰輕且去留亦難任
意茲以為撓此處距都頗近蹤跡亦不自安欲移住楊
根大灘里遠族所居處并取家屬使之過冬而自己同
南歸一見老母然後任作嶺海之行而 龍命未下不
知所處未免少留明間為呈辭請解本兼職名以待經
過十餘日子節節狼狽至於何從前歷閱世變路之難
不至此而未抄漸漸加緊況於此時景象大段緊急流
葦書在般圖中前頭事出莫但也耶驪行不可已乎雖為
之切勿輕顧以待風色少定之不然有同賊禍祠餉也中
路兵敗退時嶺伯不與同入否亦可係念

與韓益之 己亥

傳聞令行過嶺瞻慕實深所冀官人開旌節欲枉顧尤以感懸風色日急且自以罪戾之身宜閉門塞竇以謹嚴謹正不當抗顏面接賓客以重不測之罪故近日勿論親疎一切不敢出待已爲成例況令行於劍界之初尤不當先辱以重厄吾彼此俱似不穩此間爲耳目者亦甚多不可不慮若時事少妥後日不患無奉聽之與千萬量察停止幸甚古人土室複壁以避時禍此亦一種道理也如何如何日邊消息不敢煩問第欲知大槩幸示一二

答韓益之 己亥

而書俱承是當一拜功亦涉又存承興往觀海迢迢更遠數
百千里令人悵然明日之拜如癢待搔但近已一切却
掃欲與世相絶一接一否以爲瀆嫌甚年前東郊一晤已
騰於頰舌云何若而又觸其鋒鏑

答韓益之

承專人寄問因得細詢動履之詳慕慰之喩生奉親粗
遣貧病之外無復他慮爲學衰衍已極眼昏不能看書是
劣懶於窺園古人云少年只可惜老大可無益真切語
也自悼而已道內正當擾攘之後凡百何以收拾想大
勞神慮尋常奉慮如今餉一事民力已竭何以繼之尤
可念也京報政且勝花又奚非警雖未知如何無不可憂所

謂邉將者何人耶子逆又有乘隟之徒ム人閣分詩鎮滄
之覞云信過吾此事體大恐吾輩在今日了不得徒爲倍
子所嗤痛痒洞闕故偶及之想惟默會也

答徐克夫

言到慇懷何只此間恭老親遺団間雖不離書冊止爲
遊眼止聽之資豈有可言之功耶吾輩之名爲學者眞
是可笑偶看方外書有百刻之中切忌此迷之語因以
是說自考凡一日之中心之出入分數歷歷総其他皆克
伐怨欲冥行妄作之境其於是也豈不悲哉前去光陰
不可追補而頭髮種種平生名利奔馳之事如一春夢
関自己何事誠可愧歎然老來幸得閒境自放於烟

泐竹石之間入則宴坐終日靜觀於無聲無臭之源足以自遣而不知老之將至也其它悠悠者豈足道耶景善日記謹悉斯人已在泉下而猶每入於唇舌中可嘆

答徐克夫壬寅

咸龍罪積不滅昨日已過練祭惟痛痛罔極而已豈意遠路不忘日朝專人問訊且賜祭需非情之至何以及此窩之感泣咸龍衰病已極兩眼幾不見物精神散亂不成人樣所存者只枯木形骸而已加以祥禫以之喪之人病益沉痼朝夕有死亡之憂以此憂慮倍增無一刻少弛心疾之苦固其宜也讀書涵養之示三復警惕平生非不知此箇門庭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而若存

若已都不得力以至於此今於垂死之年雖一念未斷尙何益哉承來諭知近日政聲上徹 隆眷荐下可謂不負學道愛人之志矣不勝嘆尙頃日偶見朝報 一天意欲處以方面之任尤是異恩但人臣受恩非難而報恩爲難與鄙人曾所折臂者未知公將何事而答此無前之寵也嗚呼若之計恐從此益難底也

答金希玉玏　丙午

伏承手帖蘇慰十分前蒙寄示圃隱集亦謹悉此集行世者有三本其出於新溪者最久即前來小字本是也其次又刋於開城府而韓濩所書即今來本其後又以鑄字印出於校書館頗有增減注年謬承撰跋之 命

始取三本參互校正謬誤處甚多更取史傳行狀及當時文集陶隱三峯諸人稱述圃隱處有所改正而於年譜所改尤多并製拙跋以進而未及印出於書局之前永川書院先取而刻之頃日本府營吏金鼎以監司命持首卷年譜所附處來示乃永川新本特其中一張見落故來索於民欲求草藁而不得應索若此等舊本則非監司所索而乃民前校時棄而不取者也儒生事令意至當場中作挐事雖可駭有由然矣往時儒生或以考講入格者照訖赴舉以防冗雜之弊今則不識一字者以觀光爲榮皆得入場遂成紛挐試官又或處置失宜其罪未必盡由於諸生而遽以重法繩之刑杖狼

藉至使四方傳聞皆曰南方之習不美至此有識之士益被垢汚無路湔洗極可傷嘆聞有大丘之行必見方伯深望一言解之勿爲已甚以慰一道士子之望非細事也然切不可使知言出於鄙人之口幸甚。

答禹見言伏龍

以積年睽蔑之中而數日之間情信疊至奉玩感嘆無以爲喩竟夫已作古人每念悲慟昔人云四海知舊零落殆盡平時豈識此語之悲到此身歷之然後方知其爲痛切語耳死者寘寘無返期生者落落合幷無期傷哉傷哉因令語之及發此懷想念得此書亦不堪讀耳生傷寒病苦十餘日尚在生死路頭恐此書便作永訣

語又可笑也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書

答許景亮 潛

示喩家食之艱深荷厚念古人於窮字上下一固字固乃固守之意守之旣固則漸見意味何足歎也

答許景亮 庚子

柴門積雪忽承千里情信可回春温感慰不可言就審政履增重充釋遠想 聖母賓天遠近同此攀號罪廢之臣無路得伸微忱只北望長號而已此間苟愛僅支殘喘而衰憊日甚母子相守僅度朝夕耳觀象錄固知難得年來精力耗敗不能作書冊間工夫淨掃一空存

心於畫前之易無餘力可及於象數間時自笑耳

答李叔載

聞比來尊候不調㙜慮無已常時竊見神觀淸羸或是元氣未實之致藥物攝養爲益非細更望留念以期完復某尚未殄滅而身病極重極難支保前月初家中果有回祿之災亦必罪釁所積神不見佑而然奈何奈何祭奠之需別儲他處幸免延燒其餘所失本不過數擔糠粃不足爲恨時雨旣洽穀價未翔隨分擭易自可望新幸勿致念

答李叔平

旱餘一雨坐覺秋凉滿襟索居懷人於是爲苦忽承珍

問惓惓盈楮副以新詩令人感歎悦若沉痾去體幸甚前月有山陽士友來過回言官況佳勝撫字未久吏民懽如荒墟將變爲樂土君子所從固應如此極慰傾慕之情生粗遣菽水莫非 聖恩閒外閒火色滔滔日甚豈自意尚保蝸殼與老母相守耶其他百千啓吾曾已消遣於無何不以攖懷耳水雲一區實是佳境但遇主不善丹崖翠壁幷入於彈文之中山靈有知早已移文見拒矣可笑此地多躑躅每春夏之交亂發於淸溪白石間最爲奇玩明年此時此身幸得無事可與吾友逍遙數日以償塵土十年宿債而人事又可必耶少時讀古書不無窺覘於文字間惟是本源親切處尚未得安

身立命之地白首歸來環顧其中枵然無一物所謂拋
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又可悼也今承見期
以向上事業愧汗沾背東國名臣録徃時亦嘗有意而
力未暇及今衰耗已甚尤難下手且吾東無文獻可徵
如丁氏録冗甚此亦昔嘗一見而今不可見况他書耶
然賴天之靈早晩得與如左右者相從於林下歲月稍
久則此志庶可遂否出宰山水郡讀書松桂林古人樂
之天意玉成未必不在是勉之勉之

答李叔平

再奉情翰感慰生塊守蝸舍却掃度日惟是鹿走山林
命懸庖廚姓名日入於彈文保此一壑以終餘年可必

乎可笑萬事已斷置只以　国事爲念未知天意如何
而生此節拍耶此則不得不爲畎畝之憂耳名臣錄今
未暇下手然若先得可據文籍早晩或可遂意嘗聞柏
老家架插三萬軸得保於兵火云信否果爾浚日庶可
從公一借覽也近日月色正佳空齋獨處有懷無可晤
語坐想丹丘令人神思超忽

答李叔平

忽得來書不覺起坐感慰多矣杜門債卧無他外撓但
見綠陰滿庭鶯聲上下未嘗不起懷於離索爾思僮進
奉之撓實所難堪近聞漸撤因此可少定否作吏固不
免勞心撫字豈能如在家樂天放然隨遇而安古人所

胷中苟得樂地何處不可逍遥耶至於人世榮辱於
吾身上本不相關達者何嘗一毫生戀悲於其間哉
近因偶閱退陶文集論此一段事多少快活眞有鳳凰
翔千仞底氣象深可敬服吾輩於此不可不堅着脊梁
直與剖判横行於丈夫路上可也悠悠者何足言也蒼
石雜詠皆翛然有出塵意不獨詩語爲妙其地之勝可
想吾君筆法亦甚刮目中泉入字畫一不論工拙多韻於
蕭森無俗氣可尚前聞斯入喜作詩不屑求之耶僕平
生不多作詩往往意到則爲之南來閒居中亦嘗有遣
懷之作欲一就正於具眼而今未暇也

答李叔平

秋來懸想亢苦鄭希文傳致珍緘慰釋悄滯且得銑潭記讀之似聞溪風松籟之聲令人神思颯爽蓋不獨地境爲勝雄文快筆所以摸寫者無餘蘊使山靈有知應自幸其有遇也更恨此病蹤涚蟄一隅夢想神遊三年於此而未得一攔柯也鄙拙羸頓日甚前月中又聞國憂號痛之餘氣益億惱吟呻中度日耳水雲亭爲水所齧而鄭也又不樂久居路邊將有遷邊意區炯霞必作無人之地可惜而無如何也

答李叔平

辱惠書存至足當一欵且承眷念之情發於無寮鄙拙何以當盛意一味感愧而已生羸形如削心力昏弱殆

不能自支豈臘月三十日近耶抑因暑濕所傷耶正須任之第眼力亦短文字之功日遠如蔡越之暮境何事得如意然亦不得不歎耳公務憂悴之示奉慮亦深東路唐撥已撤云若是則峽中必稍安靜更有他擾耶鏡潭盛記粘在壁間日三諷誦以寓卧遊之興斗覓岳色溪聲繞左右也寧喜鄭希文豈知山水者耶常人之態例不能久一處況旦晚廬皀換主人則此輩豈能保守山扃耶只應付之蘿月松風管領空山耳何恨西音得聞一二雖似稍定猶非第一義未可遽以爲喜也

答李叔平

即承長書副以佳什讀之令人神思洒然但不喻之辭

往往援引過實愧愧不敢當陶山文集序跋自臣固不堪
承重托非有知素示之云也顧愼閑勿言以取怪笑於
人也罪戾之蹤自古同儔況豈卑而更蒙雨露之澤
聖恩則罔此第之前日許爲罪悍 朝廷別無湔洗之事
但以時日久矣下解網之蹊以示自新之路耳亦是從容滋
蓋甚辭 山陵切於臣子之情實不當冒嫌是動以辱
廷紳自聞此語之間身不恤布自歎嫌身之愈謹也可
意會難以言喩也

別紙

京中親舊皆有書言不會 山陵者甚多鄙意以爲疑 朝
廷之禮以罪放爲主非人人從情冒進之地政是無望於朝

無任於上者吾不敢與於其間其在道者則吾之責彌重豈是於
深山窮谷之中乃是常分近日始有出門外 閭門矣
歸之例亦知此果合禮耶數十年前無此規而近日始
聞之亦知作俑者為誰凡喪事之過其常分而記其所
不得為者古人謂之僭也近日之事得無類是耶迺鄙
人者罪戾餘喘雖妄蒙 大恩而公議之有無難保身
無喪服又無班列情雖欲赴禮不敢赴退陶先生於
文定之喪猶以在外不能赴此亦一例未知明見以為
如何幸畧示可否以破疑[illegible]

答李叔平

即承書問且加之以引諭之勸勉以無死厚意戀至今

人感涕不省無狀其於制喪有不及無過之但自量根本不固衰朽已甚以精神氣力觀之固當澌滅久矣而猶支撑至今誠亦自怪每親舊書來無不以全活爲言而近月自己情事則惟恐其不早死亦何故而然也想入意會也第舍失火燒盡瓶粟亦非貧家所宜遭然細事何足關念前示家牒眼昏不得擬意披閱每清朝熱退神爽之際既明而讀之日一二葉今才卒業其敍事有法曲折縱橫貫穿該備如盤上走珠字字皆可把玩求之當世名爲著述者殆絕倫比爲之撫卷嘆賞何暇論其疎誤也往時惟見許美叔伊山雜述頗近此其餘無論耳第旁記他人時有汎濫慱取處務於該備故耳

然亦足爲病若幷加删改則毫髪無遺恨如何如何鄙拙觀此後亦欲依此法草一家事以示子孫恐嫫毋效嚬終不近似也早晚亦當取正於高明耳東國名賢録頭者勸金昌遠爲之昌遠不即下手以今觀之則亦應見定於高明方爲千古之一快也

答李叔平

卧病空山忽忽歲晩只抱離索之恨不意尊伯遠訪袖出珍緘辭意勤懇如得面晤慰釋否滯且審調養之中舊痾已盡快去尤慰懸係生衰憊轉甚一向昏憒直作人間無用待死一物可笑嘗有詩云眼昏撥却看文字脚劣仍難上下床萬事從今皆放倒唯堪百結負朝陽

觀此可知近日情況也外間公議豈不任朝會於思谷必
有奇論恨不與聞也其時又有一絶欲以呈未果今并錄
呈林下光陰惜已關心則不在利名間矣暑習書今能
續只恨同人會面難所望於兩君消消非細也如何如何

答盧弘仲景任

溽暑奄過忽得來書為之眼明就審侍履佳吉克慰克
慰僕病憊依前而所懷又在澈證設何潤齋選曷而亦
繼宗專究憂不果始知無達業如此亦非遙勿書可從容於譜
從求詳解命士悅詩共但自覺多愛好編一卷且於心時事方
擾此等之事甚不合於外間交承請譜之一通續入譜卷
知信者否示以無致悔吝無咎也學者一卷詳寄

與盧仁仲

溽暑星午津高問起日有所害而有長進之功不負
詩下辭湯先陰只如先生眼睛曆書三戰不能篤學宜
作深洞閒閱物可證近見寄來東史義圖又歡歷事略也
此篆有概然於心者且聞其公受封後藏其用于亭用
君手此亦六段其未能得傳記何可謂高麗時分十道曰
中原曰關西曰河南曰江南曰嶺南曰嶺東曰山南曰
海陽曰浿西曰朔方此亦不知今爲何地耶輿地志必
有之此處無書未能證得一示以破孤陋幸甚貴宅所
欲言多書亦自作不能細當待後拜也

與盧弘仲

頃獲書審侍奉學履超勝慰甚生自西洞來哭先諱畢長熱不能即還留此已五六月四顧無可晤語只有空廬益令人傷神加以老炎轉甚衰耗益不堪奈何東史我國文獻無徵今欲尋求於數千載後可謂難矣今人於中國事猶免面墻獨本國事未解一二可歎箕子受封之年乃已卯非乙卯也今欲自唐堯甲辰始編年二十五年戊辰檀君立殷武丁甲子檀君爲神以此係年尋覓通中國東國合爲一錄名之曰帝王紀年錄以便觀覽但恨無書可檢看也

答盧弘仲 丁未

書到得審新年侍奉慶吉且有同衾共被之樂天下之

至難得者在是他何可言如老物臥病窮山省掃先隴參謁家廟等事亦皆以筋力不至全廢雖苟活一日於人世更有何如意事也前月望前得寒疾勢甚危苦明燈達曙已二十餘日惟幸自數日來食味少回元氣未盡羸之未知如此支撐倘能保延否六十六歲翁於世非不足生亦可死亦可一任造物者處分不復致念於其間歲後之約如無參差可以敘懷觀音古寺結字之計猶未已耶以君之質內外輕重早已判得執長策而臨長途當一日千里有何所難而反有悲嘆窮廬之語也但學之不講聖人猶以為憂此則更當深加意耳

答金士宣 遠振

搖落秋杪思人爲苦忽得惠書副以筍種珍果多荷厚
意昔東海有臭婦見者皆避獨一人隨之爲世所笑君
之愛我無乃類是耶又書面每用先生字與古人年長
之通稱如遊說之士推一[illegible]先生稱號互稱無今請
不敢爲後世尊師之號誠不敢當[illegible]吾人入亦不[illegible]
自承當千萬寄郎改之

與沈先覺 乙巳

半生聞名景慕懇款不勤適以衰病久蟄慮往未得出其
與恨深之歎以一言相贈以謝遼往之意公以七十之
年歷覽名山大川欲效司馬子長之意亦壯矣亦可謂老而
先生早有四方之志既而老在林下以爲古道在[illegible]

事佗求自是吕之跡不出安樂窩數十步之間猶能駕風鞭霆
歷覽無際名山大川都在其中公年已老无郵意嘗焚香
夫不當學子長也贈人以言古之道也持此語代面亦知一義
察否答寄路遠千萬珍重

答成士毓琰

虛靈爲體而靜知覺爲用而動云云公靜時只有知覺之
理無知覺之事與理程子曰云云所謂未應不是先已
應不是後也來喩爲體而靜爲用而動語意似未穩
曰爲心之體爲心之用則如何動靜就理上說則動靜
一理而初無彼此先後之可言若就人心用功處論則
未發時惟主敬使寂然不動者無所偏倚已發之後尤

當察識使感而遂通者各止天則無過不及也存養省
察存省固兩件事然謂不是兩事亦無妨蓋戒慎恐懼
於不覩不聞之時而惟恐少有偏倚者存養中省察也
涵養三一於思慮動作之際而勿忘勿助者省察中存
養也大槩亦只養省察非別事只隨時存心之異名胡子
所言與程子之言雖似相同然語意之間微有異處更
望詳玩儒釋之辨不可就一事說望就二家本源起頭
處仔細看破若於此看得分明則眼前黑白較然矣今
有人一南一北這脚蹟程亦步相似只是向往處異耳

與郭秀才

頃辱枉顧適臨出往未得留作少款悵歎餘亦未謀造

敎更承左問愧許多矣凡此云云以思之昧識何足以知之第念爲學不是別樣奇異高古是日用平平底法尙措心於坦易明白之地致功於講論思辨之際不驟不躐直作平生事業而勉勉循循則日進月長不自知有意味浹洽而不可止矣今人未知學問路脈先以異聞自處不務講索而注想於空虛無用之域甚或稍去書冊瞑目握固以求所謂怳惚者少焉發氣其世界之侵撓又不可終捨則往往舍其初心而放誕無狀以誤一生者多矣夫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此言甚有味願足下姑置他說專心於古人讀書之法字求其訓句求其意循而讀循而思思之未得則問於師

友使吾腦中常有未透疑難而發之憤悱不可但將學問二字帖在鼻尖而浪費光陰也但不論應事讀書要當使爲己二字竪在眼前放下霎時不得乃佳也則非他人所與在吾友自勉而已歲暮山齋松桂清冷所祝珍勉自愛時惠短札以慰孤悶

答裴明瑞 龍吉

前者貴星到門投書其時病甚且小兒輩以葬事皆出眼窘無代書闕然稽報深愧不敏渴無[illegible][illegible]究事已定無可議者謬郡不知此從必欲并觀諸處之說如此然後可以由復此之議論獨我之見無論可立之說然謹重之道意止此耳此處入亦非無說而欲直截言說也初

聞永宋並此廟宇不保以爲必當改圖改圖則當求一善處爲永久計言之當否也之有無不可知然其意則亦出於尊先師重廟宇無他端也鄙見來諭以此等用語似未深察而一向痛罵不已至有淪胥毁滅云云語有似法吏深文恐未免勝心使然也嘗見張南軒答朱子論事書云來諭幾有怒髮衝冠之象義理所在平氣而出之可也大賢以上猶有此戒在吾輩當如何也不可固於所長而不加修辭之功也公既爲我傾倒意甚厚故老謬亦發此以效朋友切磋之義如何如何亡子喪賻米感極適喪車已發受而他用似孤盛意故因來使還上未知照察否

答吳大源 濬 庚子

天降大割 國變至此普胥深哀痛即日謹承辱問仰慰實多禮式成服事此間之議亦多異同以事言之五禮儀既以文書到日爲言當待公文之至次第舉行無可疑者但今則聞方伯遠在海邊文書之至未知何日而聞訃之後凡百禮節不容晏然如舊而哀情在中久抑不行亦似未安不知何以處之然後可合於情禮而無違於國典也如鄙生者以羅巖之臣既不敢與於公庭成服之列則於事本無所拘而又不必等待他人故初四日得府吏之傳即出江舍西望號哭其後第六日又出江舍變服而已此乃生自處之道不可例論於他人

也鶴峯志行不可泯滅以平昔交情分義言之則鄙拙不容辭而方爲世所攻其家子弟而耳必聽豈不聞時議而謬有所屬以累其先人耶假使求之生亦不敢應也

答鄭偉如昆仲 允偉 允穆

前示問目謹以鄙見錄去不過循俗常談何足採用然區區愚見則凡喪祭有致力處如致哀致敬是也若夫節文度數之末不妨因時從俗如必欲求異於人或至於駭俗竊聞哀侍首絰用單股曾聞單股乃弔服服之最輕者男子重首今以最輕之服加之於至重可乎意此說出於柳祖訒天下之性執而不知禮者莫如斯

人不意僉某捨某子已定之論而從此無據之說也且
銘旌書西衙云此則同是一品固無加損然終不如書
議政之爲尤得也若以時存職名爲重則今世行二三
品顯職而爲護軍僉知者可貶損其職而書時職耶春
秋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辭云乃致隆之義不
得不然者此等非大關係處待於商送中思索未及而
祠禮首倘不察年前頭尚有題主之禮更須精思毋致
再失也丈於僉尊情同一家不敢以疎外自處故有疑
不敢不告耳於祠變之情伏惟僉哀量察而去取之經
傳禮在河上近日多事不能取來今令來使取去耳

興權字仲好 文

張望仙庄落蓋江花尚阻一尊佳話人事可歎頃者山人靜安來過傳盛意有小艇沿流之約其時江月正圓目切行望而竟無消息抑與盡同掉歟想惟高亭清致日深悵來尋汗同風櫂也鄙人閉門離索魯勞日甚無他事矣仙居多暇望早晚踐約偶買藥人入城歷路令叩門投書

與權章仲

秋氣日清想惟沖襟洒然鄙人年來懶廢惟端居一日無事一日即為直樂而感物興懷時未免一二啁啾之作觸動靜要殊非細過既有之不敢隱於高明爾僕前此自量才鈍且欲省事於詩學未嘗留意閒中偶閱古

人所作知必難不役蹊逕不徒然也伏惟平生致力想
有妙處幸乞傾倒辭莉正佳日望溪船

答金希之 戊子

曾因上說已開盛意見囑以亭丈事甚切茲又惠以長
書責啓己之勤懇懇雖頑固寧一不感動於中耶所以終始
固辭者非徒自量已審正以時義亦非便爾引喻晦翁
任道之重引游翁先生事施之鄙人太不着題恐傷
人笑高明失言也今欲究竟其說甚長非造次可盡說
有文集日是一丁天年譜類見出處大致雖無拙文後日
善觀者當自得之何患焉千萬默會人意適寒疾劇擁
衾作字萬不悉忘

答金而行充忌諸人

謹承僉問知僉候清迪感慰感慰鄙病眠眠略有安意自前日寢食又不安灸處皆爛潰極以為苦奈何示喩凡百甚可慮也問目中載前日所錄者及別紙所答論孝義理心性等處皆不可添減不必抄出唯問答諸書疑語如晦菴書心經家禮及他雜書人各隨讀隨問先生亦隨問答之初不經意一語而重出疊亦復者欲一一類聚畧加刪定須速謄出亦不必精寫只如初草可也

答洪偉夫 璋 丁酉

謹承情問蘇慰賊勢將復動南方之事尤為可憂景任以白面書生當要衝欲以斗擧孤城抗賊念之令人隕

決天兵先擾安尚以作形勢事甚當此間亦欲如此而只緣粮餉難繼爲悶耳大槩萬計潰裂不可如何不知天意竟如何也

答安逵源 潑

示鄉約草適有借觀者還則從後送上此事甚善苟非在上者有至誠而措之不失時宜則徒成紛擾而無益於事今未見其可行也聞公爲直月未免憂之爾說話甚長非面難了

與金而靜 甲辰

近日士議如何老物塊閒一室不聞窓外事中夜獨有數行感時淚耳近有所聞不妨時寄一二此事雖不得

不言若未得折衷之論則轉成紛挐無異抱薪救火柰
知士類中有可辨此者乎覽後破去爲幸

與金而靜

暑雨遠途跋涉無恙慰不可言頃聞充聲此行爲有光
遠近增氣今見寄示二疏平穩的當無激發失中之語
固可以動　天聽矣五峯須起魯諸生五字直着實語
也

答金士悅　壬寅

別紙所詢二條祭土地之日並爲文告先塋以某月附
葬之由至其日開墓時又以酒果告之曰今日開土始
後敢告云云忌祭行否事甚難處朱子之論則以爲犯

前凡祭不得已準禮且廢葬後則以墨縗入家廟行節祀墨縗行祭今雖倣行如不得廢則使子弟代行似爲無妨故鄙家亦如此行之耳但鄙家行於葬後若在葬前則恐益難行似當從朱子準禮以廢之文如何孟初喪荒迷失次雖廢祭而無憾於幽明與古人之意旦望諒處

答金士悅

練則已近衰慕何堪不省喪服已云身更何所依食息苟延命須故也喪禮考證詳覽否練服一節先儒甚多論議然禮記明言正服不可變惟練冠練中衣而已然升數不可同於初喪故哀家自前用生布稍細者以受

之葛帶三重之說亦見於喪服圖者甚詳蓋以四股糾絞作之則一股在內而其見於外者只三重也幸試作以觀何如

答金士愰別錄

祔乃重禮後世祠堂之制與古有異而朱子以爲愛禮存羊且有無神主則以紙牓代行之議其甚重而不可廢也明矣今哀家不及行於卒哭欲行於大祥前此則未知如何禮云殷人練而祔旣曰練而祔則是必練祭後行祔也家禮但云並哭後明日行祔祭不言前一日行之執此兩端而推之則稍可爲據若於大祥後新主姑留几筵只以酒果告祠堂以明日當祔之由明日就

凡遷設紙牓祖妣位下行祔祭後奉新主入祠堂則禮意
宛轉頗似有據如何如何

答金士悅

前承枉顧並上舍喘喘之間與相對且慰且悲更無容言悶尤
慰萬萬生病憊如昨今朝又下血甚多不久延者此
勢前頭只有一死字耳且有一事不得不告古人以年
長者爲先生詞翰異於近世此稱頗重詞翰蔡道義可
堪師表者不敢輕施況如生者乎且近日此稱愈多而
世道愈數以此充一不欲冒受以重謗猶令後切須除去云
此名但以稱曲老人稱號無妨如何便一不幸何間識
笑千萬是望之

答權愼初 緯元

山僧來傳十五日復書憑審邇近況爲多感歎吾念老已窮者至甚仰事俯育歡娛得供嚴親以古人處之寧不動心此子路所以有傷哉之嘆也奈何奈何然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乃所自勉處也其如命何氣近聞疾病侵凌都無所事六十老翁尚未得安身立命之地一不但四五十無聞而已靜裡自顧未嘗一不喟然也眼前所見頗甚了了只十分親切處未能着是耳

答權愼初

奉問極慰聞韶敍事於理不必徒但今時爲士論者每假事攻人未免過慮而云云異則必不可諸儒既議之

不然則不必更通當靜觀其所爲而已曲阜孔廟乃衍
聖公所主故因其災而哭其時亦無天下儒奔哭之禮
可類觀之也

答金淸安 有亨

僴闊多年一書抵金昌勝蘇慰僕衰病日甚偃卧一室
中不聞窓外事況敢論世務耶家說縱橫奇偉皆鑿鑿
可行然料敵不如料己料己莫如修政政修則將可擇
也人可和也兵可鍊也於是有高城深池於是有堅甲
利兵習敎其謀勇敎其力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區區外
患何慮焉高論似欠此豈其說長之不暇及耶無緣奉晤
千萬益懋所業以需世用

答黃公直 廷幹

貧雖士之常分欲到極則亦自難堪惟當思古人善處此者以自遣亦足以少安而不至於損傷天和者中庸所謂素貧賤行乎貧賤無入而不自得又是別般地位未易言然使吾胸中常存此意思則亦一服清涼散也僕杜門消日竊延亦可自濡第頗聞外撓此豈今日所宜有千萬痛止勿撥柴救火也

答友人

謹承復書行期在明日風雪猝嚴千萬愼涉僕元氣虛弱畏寒特甚近又添風疾僵臥吟呻悶悶就有一事須相告議爲此送人耳頃得京中知舊書疑僕當來赴

山陵哭送之列日昨又見禮曹啓目閣亦有前銜宰樞哭入
送路祭處之語此固臣子至情然以禮節言之則大段
妨碍僕嘗聞　訃之初以罪廢之故不敢成服今雖以
無衰服之身敢廁於宰樞之列所謂前銜者亦猶因事
辭職而爵秩猶存者非僕之類也該曹啓目旣未明白
又不知　山陵之朔遠近如何窮僻之中無可咨議徑
爲問於兄入部路與揖翁數公相見言及此事故敢告
鄙意耳昔文定之於喪先生不能赴此平時而無他阻礙
猶然如師人今日之行尙有難處者多此豈敢不慶事經
而徑情冒進耶希直書回中所言亦以此意爲乞仍細許訂
因便報喻使不陷於來塗何如

答黃混元問目有一

凡喪父在子無主喪之禮故朔望奠卒哭後凡祭奠皆父主之而楊氏謂長子主喪以奉饋奠與所謂奉奠者有特言其親備奠饌而設奠則使執事行之耶若據此說設則所謂居重喪不當自行之義何居且丘氏謂母喪而父主之若不親奠者斟酒與子主者何異然既謂子喪而攝行祭禮恐亦無是禮也不知何如

虞卒哭設奠父既與其祭於奠者奠酒似當親行至如朝夕奠子所獨行者則執事代之楊子所云奉饋奠者疑亦只云奉饋奠之事耳非欲其使哀子自執其禮也如何

禮謂重喪未除而遭輕喪則制其服而哭之月朔設
位服其服而哭之哀若謂遭輕喪不能具服故但於中衣
上着服帶以成服恐未合禮月朔會哭據此而行不
知如何且古者五服俱有弔今有已弔重喪之人來
弔輕喪又弔哀等則等當以何服受之耶欲據成服
之儀受之則於禮恐違若以重服則是重受重服之
弔也不知何如
輕喪亦當制服則中衣加帶於禮無據然服既不制只
得如此行之耳受弔以重服固似未安但禮並有父母
之喪葬母以斬衰說者云從重不敢變以此推之則雖
受以重服恐或無害

喪服小記曰凡妻之喪其父若子主之所謂贈玄纁者孰當行之亦主粉面所稱考禮無文不可妄以意起又不可徒書不知何以處之

舍弟神主不知所稱家禮圖註有稱秀才幾郎幾公之說欲據此書以秀才則秀才上下必有措辭而禮無明文不知如何且返哭之後主婦當主其祭則旁註所稱亦不知何書

贈玄纁亦無所據然父既主其喪恐亦父爲之也粉面題稱亦從父稱禮有自其嫡之文今不可用故近世遭此者多稱亡室雖其踰而不得已焉耳子之喪亦依此稱亡子闕其旁題以待後日立後而改題如何

虞卒哭父既主喪則祝文亦當爲父告之辭何以稱之禮記有稱皇字而今所回避又不可泥古家禮祝文皆爲子告之者爲父辭則義有重輕而禮並無文不知何如夙興夜處止五情懷遺之類

喪有無後無無主則舍弟之喪亦當父主之矣虞月卒哭如父主祭不必有祝若曰主婦主祭則其祝辭宜以何稱亦欲除祝否用不知大妨否

禮云人用焚鬼用埋故喪服之類則焚而不埋明器之屬埋而不焚物而似可謂人用而或埋或焚未詳孰是

祭不可無祝其稱謂當從神主所書祝辭則不必大泥

於古變文用之何害子之喪亦欲功布藝之稍穩

寄諸兒 辛卯

見書知無事慰慰此處亦依前但子男病臥益綴其腫瘡發動而然甚可慮也僧言汝輩讀書徹曉云信否古書云三更不寐則血不歸心𦙶以憔悴云進銳則退速不如從容不廢之爲有益也量氣爲之勿貽我憂

寄諸兒

襪褁俱審汝輩讀況頗慰慰所作亦見之立意不明氣不恢張局束如轅下駒讀之終篇無刮目處應是讀書未透筆端生澁而然也聞欲讀孟子此吾從前道汝輩者但依作依輟何時了得一書耶今朔只隔數日姑讀史

書從來月改讀可也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汝輩年已長大若汎濫於汗漫之境而不致精熟之功則徒勞而無益矣若夫成功則天也惟當自盡其力而已

寄諸兒

汝等十年失學奔走憂患光陰已多閑過此亦天也奈何汝父少時全不習舉業漫浪度日亦如汝輩歲庚申冬持孟子一帙往冠岳山數月讀至二十遍從頭至尾僅成誦下山入京時馬上不念他事自梁惠王至盡心皆入心記雖不能深知精義而往往有會心處其明年來在河上讀春秋三十餘遍自是暫解行文路脉僥倖

得第至今無恨其時不得更加歲月之功遍讀四書百餘遍若是則所就必不至如今日之碌碌故無爲後輩言四書之不可不讀者此也今世京洛間小兒如倚市販賣之人只取近功而求速化之術將聖賢書束諸高閣日尋伶俐悅人小文字偷竊點綴以中有司之目而得有所成者多矣然此則乃一種巧宦家法門非如汝輩性鈍愚而不善爭名者所易效嚬毋效西施猶爲人所笑况彼未必西施而我不爲嚬毋者亦何得而爲此耶大抵學之成否在我得與不得有命存焉惟當盡己之所當爲者而付命於天而已通鑑亦史家之指南何可不讀此亦非失計但汝等年已向晩而事故多端亦

四書詩書皆未爲玩物更加數年則將不免兀然無得而爲悲歎窮廬之一夫豈不可悶乎且經書辭深而意味精奧必須專力而後可得史家之書非經書之比讀經書之暇輪迴涉獵亦可貫通若是則可以兩得念之念之

寄金溪讀書處

一陽生矣汝輩學業意思能與時進否邵子一陽方動處萬物未生時之句亦嘗體驗於吾心也此間侍奉依舊而外間有傳聞萬一有之恐靜界不安造物猜多戲劇極以爲撓前書所問仁智先後不難辨中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明則誠可見仁智相

爲體用更加精思有得於心中可也

知良知之說亦本於孟子而得之格物致知之說本諸大學而得之若使陽明自初閉一室中不識一字則雖自謂有自足之心必不知何者爲良知何者爲格物致知其名猶不能知況於其義旨並其所謂性命心意情志之辨大槩皆從先儒餘論而得聞以自開明其心知所謂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

寄諸兒

汝輩三人皆讀鄒書否學貴於精思審問汝等未嘗致思故疑不起疑不起故不能問若是則雖多而奚益勉之得男亦勸勸讀爲可

寄子袗

近日一不聞音問凡百關鬱不知所言吾尚無事須問呈辭累度今復還出矣後則今夏將住話以於覺華否世雖危亂男子所當爲事不可以世亂而自廢昔許魯齋東西奔竄於兵戈擾攘之中而到處不廢學業以成大儒此雖非尋常人所敢言然立志則不可不如此也回書爲學者所當先若無此根本則他書雖讀無益須師受於盧筱理精思熟讀可也

寄子袗

見書慰慰此間親候如舊吾亦爾證少間可以漸差勿以爲慮惟勤於讀書月初旬前出來無妨汝輩年紀已

多而學業不進近日來月廢業吾甚爲汝憂之汝才質何
遽不如人只是無着力處向上之勇懶怠悠悠至此耳四書
儒者府庫須成誦惟日循環其次詩書大文又其次通
宗若與等文字浹洽於己而知誦己言則作文何難而科
場之業在我矣勉之勉之

寄綸移兩兒

數日間思想心勞山寺靜便讀書安穩未嘗憂退陶先生
與孫兒詩最愛少年山寺樂碧窓深處一燈明平生許
多事業盡自此一燈下發源深願汝輩之效之也

寄綸移兩兒

日氣甚熱極以爲慮僧來得好音爲慰青松書以爲汝

輩所作頗進吾則不見其大進也彬所作湛盧忽其去國劍閣虧兮愁雲稍可咀嚼其餘皆平平語而亦覺氣象局束無軒然飛動之狀此於放膽上未得力爾鄉校會製事與諸友同處肄業亦不妨何必固避古人云辟居之容和而莊汝輩不出門尚作乳臭模樣勿太自劣退爲人所侮笑也

答李錫炯 己亥

所諭應接一事其中果不無難處但以吾之故累入甚多其以公行來者自不當見而或不能一切守戒其餘或以疾病或以事故往往致孤來意於心亦安然奈何大抵土室複辟爲吾今日事業世情悠悠寧復有開眼

處郭若以病廢人事之故而爲人所忘自放於窮山曠
野以終餘年於魚鳥之群則幸矣他何可道也

答度甥炯

得書蘇慰良懷吾歲後在山中望前來奠几筵仍留氣
力數日來稍有生意蓋以朮茶松葉得力亦知如此支
延能更幾日月爾沒奔走世故久廢讀書尋常爲後憂
之今不必遠來古人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患無志爾
苟有志雖應家務何妨於爲學勉之勉之吾於科舉業
未窺門戶不能爲後生謀獨於經學上雖無所得而平
生愛之重之後輩且置閑慢工程取論孟學庸精思熟
讀使爲已物則眼目自高心地自廣他區區者可不勞

而爲之也足知登泰山而小丘垤勉之勉之

答李甥燦 庚子

國事至此痛哭奈何擧哀成服事自有五禮儀軌 王之制安用他議當以文書到日爲據而凡無位於朝者皆不敢入班次只變服而已禮之體主於嚴有截然難紊之節而今人往往以情爲禮恐未合宜也吾則以罪非廢之人旣不得入班故於聞訃之日往江舍西向哭其改服則當待官府成服然後與閭閻之人共爲之而已然此等曲折千萬不可向人說以起鬧端但欲汝知之故及之耳

答兩甥 焞 燮

間闊爲懸忽得二書慰不可言人之精神最須愛養而積年摧傷今欲收拾補綴無異杯水救車薪之火而猶不能端居靜攝可歎也所以言此者欲汝早事完養無如老夫之咎晩無益也疑篇考送去繁蕪句語明白不易得但無波瀾精采當痛快處不痛快此則讀四書未熟作文不多之故更須勉之更出一題頗似精深不易作然不妨一試爲之苟難處得路脉則易處自當迎刃矣寄來白粒家小得之勸色可笑嘗見顔魯公帖拙於生事擧家食粥今數月云今無魯公高致謗聲嗷然而獨有魯公之貧可笑

寄兩甥

耶始得二場書所示甚極可驚怪吾輩所以與人相絕聾
瞽已甚此事全未聞知未知誰所倡耶此老病垂死之
物何干於諸君而又欲戴禍捐飾耶果為之無異於抱
薪而救火此猶剝害之說雖以道理言之豈有君子得
罪而為聲鼓訟冤之舉耶鄭康成不知緣何不親來言之
耶此事景任諸知之必止之欲作書而類未果深未可
一見耶事係不古竟偈為冊後

寄兩姪

此事千不是當初合從吾說復書至於不知諸人何苦而
為此以重其禍耶亦不思之甚也今計於宗去國當時
同志之士為之從衆訟冤否己甚非按引三人事以自

況只言其必不當爲也近日上習庵與公章之下章蹤相續吾嘗疑之豈碩觀自見之一節復又執以爲辭以爲吾與景任主張爲之則雖能然之見剗草生不可滿澆之辱矣初欲使汝整往見景任此時出入亦不可於聞見渠發使通之使之輕力止之不可忽也黨之既知其不可則何不力止而反有云云耶亦不可曉也

答李甥燮

得書知近況慰慰多矣後令熱閙中惟平心靜調勿望速效期以歲月可也心氣難安吾三四十年自方調治無寸效不能爲汝謀也大槩此事孟子所謂必有事而勿正勿忘勿助爲篤言治心妙法然忘猶可助甚害事故

下文專言助長之病不及忘今以意置丹田氣海間以降心火頭緒多而用意今其爲助長甚矣惟當勿忘其所有事使心常不忘軀殼不著纖毫作爲拘束於其間則庶可有益矣然天下難事何可容易吾近日心緒益荒氣益綿綴欲還河上則情緒不佳在此亦無一間房屋靜便處日夕婢僕兒童聒亂耳目奈何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歴
函
六